



東坡集卷第三十二

記十四首

超然臺記一首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瑋麗者也  
鋪糟啜醢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  
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為求福而詞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  
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詞福夫求既而詞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



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  
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  
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鬪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  
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余自錢塘移守膠  
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墻之美而蔽采  
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  
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  
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暮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  
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  
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脩

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  
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焉耳常  
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  
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  
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  
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  
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  
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淪脫粟而食之日樂哉遊  
乎方是時余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  
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

也

雩泉記一首

常山在東武郡治之南二十里不甚高大而下臨城中如在山下雉蝶樓觀騫騫可數自城中望之如在城上起居寢食無往而不見山者其神食於斯民固宜也東武濱海多風而溝瀆不留故率常苦旱禱於茲山未嘗不應民以其可信而恃蓋有常德者故謂之常山熙寧八年春夏旱軾再禱焉皆應如響乃新其廟廟門之西南十五步有泉汪洋折旋如車輪清涼滑甘冬夏若一餘流溢去達于山下茲山之所以

常其德出雲為雨以信於斯民者意其在此而號稱不立除治不嚴農民易之乃琢石為井其深七尺廣三之二作亭於其上而名之曰雩泉古者謂吁嗟而求雨曰雩今民吁嗟其所不獲而呻吟其所疾痛亦多矣吏有能聞而哀之答其所求如常山雩泉之可信而恃者乎軾以是愧於神乃作吁嗟之詩以遺東武之民使歌以祀神而勉吏云吁嗟常山東武之望匪石巖巖惟德之常吁嗟雩泉維山之滋維水作聽我民所意我歌雲漢于泉之側誰其尸之涌溢是節堂堂在位有號不聞我愧于中何以顯神神尸其

昧我職其著各盡用職神不汝弃禹山之泉言洙其  
蔬跪以薦神神其吐之

醉白堂記一首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  
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爲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  
天而不及若天下之上聞而疑之以爲公既已無愧  
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載聞而笑曰公豈  
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爲尋常無聞之人而  
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  
求衣飢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

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  
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  
將歸老於家而天不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  
有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於  
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  
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略謀安宗廟而不自  
以爲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  
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爲  
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強健之  
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

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  
天之所存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謀效於當時而文  
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  
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  
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  
一醉也齊得喪忘既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  
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  
已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  
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為  
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耻心焉臧武

仲自以為聖白圭自以為禹司馬長卿自以為相如  
揚雄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房然世終莫之許  
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  
子忠孝將求文於軾以為記而未果既葬忠孝以告  
軾以為義不得詞也乃泣而書之

蓋公堂記一首

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效者問諸醫醫以為蠱不治且  
殺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  
其體膚禁切其飲食之美者朞月而百疾作內熱惡  
寒而效不已累然貧盡者也又求於醫醫以為熱投

之以寒藥旦朝吐之莫夜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  
反之則鍾乳烏喙雜然並進而漂疽癰疥眩瞽之狀  
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疾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醫之  
畢藥之過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為主食爲  
輔今子終日藥不釋口臭味亂于外而百毒戰于內  
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却藥而  
進所嗜氣完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  
效從之者月而病良已昔之爲國者亦然吾觀天秦  
自孝公以來至于始皇立法更制以鑄磨鍛鍊其民  
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其斲喪之禍而收其民於

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爲也是  
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參爲齊相召長老諸  
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  
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  
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  
參於是避正堂以舍蓋公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  
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爲膠西  
守知公之爲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  
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爲人庶幾復見知公者治新寢  
於黃堂之北易其弊陋達其蔽重門洞開盡城之南

北相望如引繩名之曰蓋公堂時從賓客僚吏遊息其間而不敢居以待如公者焉夫曹參爲漢宗臣而蓋公爲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膠西東並海南放于九仙北屬之牢山其中多隱君子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不可致安知蓋公不往來其間乎吾何足以見之

李氏山房藏書記一首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

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扎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



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  
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  
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  
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  
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僧舍  
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  
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擇剝其  
華實而咀嚙其膏味以爲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  
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道  
示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

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  
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間盡讀其所  
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  
發公擇之藏拾其餘弃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  
余文以爲記乃爲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  
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爲可惜也

寶繪堂記一首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  
雖微物足以爲樂雖尤物不足以爲病留意於物雖  
微物足以爲病雖尤物不足以爲樂老子曰五色令人

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  
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  
劉儵之雄才也而好結髦嵇康之達也而好鍛阮孚  
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  
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  
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  
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冢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  
忌相玄之走舸三涯之複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  
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  
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

曰吾薄富貴而厚示書輕死生而重畫豈不顛倒錯  
繆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  
之然為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煙雲之過眼百鳥  
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  
者常爲吾樂而不能爲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  
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畫作寶繪堂於私  
讓去膏梁尋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  
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爲記恐其不幸而類  
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  
也熙寧十年七月二十二日記

眉州遠景樓記一首

吾州之俗有述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以前學者猶襲五代文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爲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爲迂闊至於郡縣胥吏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輒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

事以爲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商賈小民常儲善物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截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爲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爲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爲衆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既望穀艾而草衰則仆鼓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爲常其風俗蓋如此故

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為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寐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為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為易事既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既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游處其上軾方為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為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

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然且錄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著老昔人豈弟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丘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尚未勉也元豐元年七月十五日記

滕縣公堂記一首

君子之仕也以其才易天下之養也才有大小故養有厚薄苟有益於人雖厲民以自養不為泰是故飲食必豐車服必安宮室必壯使令之人必給則人輕去其家而重去其國如使衣食菲惡不如吾私宮室弊陋不如吾廬使令之人朴野不足不如吾僮奴雖君子宜之無不可者然人之情所以去父母捐墳墓而遠游者豈厭安逸而思勞苦也哉至於宮室蓋有所從受而傳之無窮非獨以自養也今日不治後日之費必倍而比年以來所在務為儉陋尤諱土木營造之功歎及腐壞轉以杜信不敢擅易一椽此何義

也滕古邑也在宋魯之間號為難治庭宇陋甚莫有葺者非惟不敢亦不暇自天聖元年縣令太常博士張君太素實始改作凡五十有三年而贊善大夫范君純粹自公府掾謫為令復一新之公堂吏舍凡百一十有六間高月碩大稱子男邦君之居而寢室未治范君非嫌於奉已也曰吾力有所未暇而已昔毛孝先崔季珪用事士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天下以為泰其後世俗日以奢靡而徐公固自若也故天下以為嗇君子之度一也時自二耳元豐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

擁知徐州軍州事蘇軾記

莊子祠堂記一首

莊子蒙人也嘗為蒙漆園吏没千餘歲而蒙未有祀之者縣令秘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為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

作漁父盜跖佞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罪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明者難之其僕操箒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

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闕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楚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中櫛舍

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  
王說劔漁父盜蹠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  
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  
先媿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  
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  
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元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記

放鶴亭記一首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  
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  
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

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  
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  
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  
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莫  
則僚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  
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挹山人而告  
之曰予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  
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  
蓋其爲物清遠閑放超然于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  
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

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  
戒以爲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  
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如鶴  
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  
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之  
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所然而笑曰有是  
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歛  
翼燒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繫獨終日於澗谷  
之間兮呀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

有人兮黃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  
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元豐元年十一  
月初八日記

思堂記一首

建安章質夫築室於公堂之西名之曰思曰吾將朝  
夕於是凡吾之所爲必思而後行子爲我記之嗟夫  
余天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則發不服思也未發而  
思之則未至已發而思之則無及以此終身不知所  
思言發於心而衝余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  
爲寧逆人也故卒吐之君子之於善也如好好色其



於不善也如惡惡真豈復臨事而後思計議其美惡而避就之哉是故臨義而思利則義必不果臨戰而思生則戰必不力若夫窮達得喪死生禍福則吾有命矣少時遇隱者曰孺子近道少思寡欲曰思與欲若是均乎曰甚於欲庭有二盎以畜水隱者指之曰是有蟻漏是日取一升而弃之孰先竭曰必蟻漏者思慮之賊人也微而無間隱者之言有會於余心余行之且夫不思之樂不可名也虛而明一而通安而不懈不處而靜不飲酒而醉不閉目而睡將以是記思堂不亦繆乎雖然言各有當也萬物並育而不相

害道並行而不相恃以冀夫之賢其所謂思者豈世俗之營營於思慮者乎易曰無思也無為也我頌學一扁詩曰思無邪冀夫以之元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記

### 游栢山記一首

元豐二年正月己亥晦春脍既成從二三子游於泗之上登栢山人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雅之墓也或曰鼓琴於墓禮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曾默倚其門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雅以為可得而害也且死為石

樽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余將弔其藏而其骨毛亦  
齒既已化為飛塵蕩為冷風矣而況於樽乎況於從  
死之臣妾飯含之貝玉乎使醜而無知也余雖鼓琴  
而歌可也使醜而有知也聞余鼓琴而歌知哀樂之  
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豈不少瘳乎二三子喟  
然而歎乃歌曰相山之上維石嵯峨兮司馬之惡與  
石不磨兮相山之下維水瀟瀟兮司馬之藏與水皆  
逝兮歌闕而去從游者八人畢仲孫舒煥冠昌朝王  
適王適王肄軾之子邁煥之子亮舉

靈壁張氏園亭記一首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勦  
厥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脩  
竹森然以高喬木蒼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為  
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為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  
倚桐檜栢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葦  
堂厦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  
可以飽鄰里魚鼈筍茹可以餽四方之賓客余自彭  
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有與叩門見  
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維張氏世有顯人自  
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判府君始家靈壁而為

此園作蘭皋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飢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狃於利而忘返於是育違親絕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爲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築室藝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

足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爲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壁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屨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矣元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記

文與可畫筍簪谷偃竹記一首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蚶以

至于劔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孰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下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為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竹也而予以為

有道者則非耶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為韞士大夫傳之以為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為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泓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韞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略曰擬捋一畝鵝黠縮掃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縮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頭得此縮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答其詩

日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篔簹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篔簹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篔簹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脩竹賤如蓬斤斧何曾放籜龍料得清貧饒太守渭濱千畝在曾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餐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子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疇

東坡集卷第三十三

記五首

石氏畫苑記一首

黃州安國寺記一首

石鍾山記一首

李太白碑陰記一首

薦誠禪院五百羅漢記一首

碑二首

表忠觀碑一首

宸奎閣碑一首

傳二首

陳公弼傳一首

萬山子傳一首

東坡集卷第三十三

記五首

石氏畫苑記一首

石康伯字幼安眉之眉山入故紫微舍人昌言之幼子也舉進士不第即弃去當以蔭得官亦不就讀書作詩以自娛而已不求人知獨好法書名畫古器異物遇有所見脫衣輟食求之不問有無居京師四十年出入閭巷未嘗騎馬在稠人中耳目謾謾然專求其所好長七尺黑而鬚如世所畫道人劔客而徒步塵埃中若有所營不知者以爲異人也又善滑稽巧

發穢中旁人抵掌絕倒而幼安淡然不變色與人游  
知其急難甚於爲己有客於京師而病者輒昇置其  
家親飲食之死則棺斂之無難色凡識幼安者皆知  
其如此而余獨深知之幼安識慮甚遠獨口不言耳  
今年六十一狀貌如四十許人禎三尺郁然然一莖  
白者此豈徒然者哉爲亳州職官與富鄭公俱得罪  
者其子夷庚也其家書畫數百軸取其毫末雜碎者  
以冊編之謂之石氏畫苑幼安與文與可遊如兄弟  
故得其畫爲多而余亦善畫古木叢竹因以遺之使  
置之苑中子由嘗言所貴於畫者爲其似也似猶可

貴况其真者吾行都邑田野所見人物皆吾畫筭也  
所不見者獨鬼神耳當讀畫而識然人亦何用見鬼  
此言真有理今幼安好畫乃其一病無足錄者獨著  
其爲人之大略云爾元豐三年十二月二日

趙郡蘇

黃州安國寺記一首

元豐二年十二月余自吳興守得罪

上下忍誅以爲黃州團練副使使思過而自新焉其  
明年二月至黃舍館粗定衣食稍給閉門却掃收召  
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觀從來舉意動  
作皆不中道非獨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

失其二觸類而求之有不可勝悔者於是喟然歎曰  
道不足以御氣性不足以勝習不鋤其本而耘其末  
今雖改之後必復作盍歸誠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  
精舍曰安國寺有茂林脩竹陂池亭榭間一二日輒  
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  
始所從生而不可得一念清淨染汙自落表裏翛然  
無所附麗私竊樂之且往而暮還者五年於此矣寺  
僧曰繼連為僧首七年得賜衣又七年當賜號欲謝  
去其徒與父老相率留之連笑曰知足不辱知止不  
殆卒謝去余是以媿其人七年余將有臨汝之行連

曰寺未有記具石請記之余不得詞寺立於偽唐保  
大二年始名護國嘉祥八年賜今名堂宇齊閑連皆  
易新之嚴麗深穩恍可人意至者忘歸歲正月男女  
萬人會庭中飲食作樂且祠瘟神江淮舊俗也四月  
六日汝州團練副使貝外置眉山蘇軾記

石鐘山記一首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鄧元以為下臨深潭  
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入常疑之今  
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沉石乎壘唐  
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



胡北音清越抱止鑿為餘韻徐歎自以為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日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控控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竒鬼森然欲搏人而山止柘鵲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歎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鵲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

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鏗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

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李太白碑陰記一首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士以氣爲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大白使脫鞞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

前踏藉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大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爲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辯

薦誠禪院五百羅漢記一首

熙寧十年余方守徐州聞河決澶淵入巨野首灌東平吏民恟懼不知所爲有僧應言建築鑿清泠口道積水北入于古廢河又北東入于海吏方持其議言

疆力辯口慨然論可決狀甚明吏不能奪卒以其言  
決之水所入如其言東平以安言有力焉衆欲爲請  
賞言笑謝去余固異其人後二年移守湖州而言自  
鄆來見余於宋曰吾鄆人也少爲僧以講爲事始錢  
公子飛使吾創精舍於鄆之東阿北新橋鎮且造鐵  
浮屠十有三級高百二十尺既成而趙公叔平請諸  
朝名吾院曰薦誠歲度僧以守之今將造五百羅漢  
像於錢塘而載以歸度用錢五百萬自丞相潞公以  
降皆吾擅越也余於是益知言真有過人者又六年  
余自黃州遷于汝過宋而言適在焉曰像已成請爲

我記之嗚呼士以功名爲貴然論事易作事難作事  
易成事難使天下士皆如言論必作作必成者其功  
名豈少哉其可不爲一言

碑二首

表忠觀碑一首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  
杭州軍州事臣林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  
祖妣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  
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  
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

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  
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  
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  
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  
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  
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  
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  
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  
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  
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

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  
而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  
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醜血  
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  
庫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  
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  
脩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  
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  
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  
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煞者居之凡墳廟

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  
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  
之所入以時脩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  
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 朝廷待  
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 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  
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茗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  
絕類離群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  
強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  
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落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壘

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擘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  
寅畏小心履篚相望大貝南金正朝昏亂罔堪託國  
三王相承以待 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  
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  
億 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  
之陽歸焉新宮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  
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 文

宸奎閣碑一首

皇祐中有 詔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  
召對 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 旨賜號大覺

禪師是時北方之爲佛者皆留於名相囿於因果以故士之聰明超軼者皆鄙其言詆爲蠻夷下俚之說璉獨指其妙與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時士大夫喜從之游遇休沐日璉未盥漱而戶外之履滿矣 仁宗皇帝以天縱之能不由師傳自然得道與璉問荅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書乞歸老山中 上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不許治平中再乞堅甚 英宗皇帝留之不可賜詔許自便璉既渡江少留于金山西湖遂歸老于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

閣藏所賜頌詩榜之曰宸奎時京師始建寶文閣詔取其副本藏焉且命歲度僧一人璉歸山二十有三年年八十有三臣出守杭州其徒使來告曰宸奎閣未有銘君建事 昭陵而與吾師游宸舊其可以詞臣謹按古之人君號知佛者必曰漢明梁武其徒蓋常以籍口而繪其像于壁者漢明以察爲明而梁武以弱爲仁皆緣名失實去佛遠甚恭惟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未嘗廣度僧尼崇侈寺廟干戈斧質未嘗有所私貸而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此所謂得佛心法者古今一人而已璉雖以出世法度人而

持律嚴甚 上嘗賜以龍腦鉢孟璉對使者焚之曰  
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嘉  
歎久之銘曰 巍巍仁皇體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  
師傳維道人璉逍遙自在禪律並行不相留礙於穆  
頌詩我既其文惟佛與佛乃識其真咨爾東南山君  
海王時節來朝以謹其藏

傳二首

陳公弼傳一首

公諱希亮字公弼姓陳氏眉之青神人其先京兆人  
也唐廣明中始遷于眉曾祖延祿祖瓊父顯忠皆不

仕公幼孤好學年十六將從師其兄難之使治息錢  
三十餘萬公悉召取錢者焚其券而去學成乃召其  
兄之子庸諭使學遂與俱中天聖八年進士第里人  
表其閭曰三雋坊始為長沙縣浮屠有海印同師者  
交通權貴人肆為姦利人莫敢正視公捕實諸法一  
縣大聳去為零都老吏曾腆侮法粥獄以公少年易  
之公視事之日首得其重罪腆扣頭出血願自新公  
戒而捨之會公築縣學映以家財助官悉遣子弟入  
學卒為善吏而子弟有登進士第者巫覡歲斂民財  
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

行火公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  
巫爲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境遣去不  
可皆泣曰公捨我去緋衣老人復出笑以母老乞歸  
蜀得劔州臨津以母憂去官服除爲開封府司錄福  
勝塔火官欲更造度用錢三萬萬公言陝西方用兵  
願以此餽軍詔罷之先趙元昊未反青州民趙禹上  
書論事且言元昊必反宰相以禹爲狂言徙建州而  
元昊果反禹自建州逃還京師上書自理宰相怒下  
禹開封府獄公言禹可賞不可罪與宰相爭不已  
上卒用公言以禹爲徐州推官且欲以公爲御史會

外戚沈氏子以姦盜殺人事下獄未服公一問得其  
情驚仆立死沈氏訴之詔御史劾公及諸掾史公曰  
殺此賊者獨我耳遂自引罪坐廢某年盜起京西殺  
守令富丞相薦公可用起知房州州素無兵備民凜  
凜欲亡去公以牢城卒雜山河戶得數百人日夜部  
勒聲振山南民恃以安盜不敢入境而殿侍雷甲以  
兵百餘人逐盜至竹山甲不能戰士所至爲暴或告  
有大盜入境且及門公自勒兵阻水拒之身居前行  
命士持滿無得發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  
下馬拜請死曰初不知公官軍也吏士請斬甲以徇



公不可獨治為暴者十餘人勞其餘而遣之使甲以捕盜自贖時刺賊党軍子方張轉運使使供奉官崔德贇捕之德贇既失党軍子則以兵圍竹山民賊所嘗舍者曰向氏殺其父子三人梟首南陽市曰此党軍子也公察其寃下德贇獄未服而党軍子獲於商州詔賜向氏帛復其家流德贇通州或言華陰人張元走夏州為元吳謀臣詔徙其族百餘口於房譏察出入饑寒且死公曰元事虛實不可知使誠有之為國者終不顧家徒堅其為賊耳此又肯其疎屬無罪乃密以聞詔釋之老幼哭庭下曰今當還故鄉然奈

何去父母乎至今張氏畫像祠焉代還執政欲以為大理少卿公曰法吏守文非所願願得一郡以自效乃以為宿州州跨汴為橋水與橋爭率常壞舟公始作飛橋無柱至今汭汴皆飛橋移滑州奏事殿上仁宗皇帝勞之曰知卿疾惡無懲沈氏子事未行詔提舉河北便糴都轉運使魏瓘劾奏公擅增損物價已而瓘除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公乞廷辯既對上直公奪瓘職知越州且欲用公公言臣與轉運使不和不得為無罪力請還滑會河溢魚池埽且浚公發禁兵捍之廬於所當決吏民涕泣更諫公堅卧不動

水亦漸去人比之王尊是歲盜起宛句執濮州通判  
井淵上以爲憂問執政可用者未及對上曰吾  
得之矣乃以公爲曹州不逾月悉禽其黨淮南饑安  
撫轉運使皆言壽春守王正民不任職正民坐免詔  
公乘傳往代之轉運使調里胥米而蠲其役凡十三  
萬石謂之折役米米疾貴民益饑公至則除之且表  
其事旁郡皆得除又言正民無罪職事辨治詔復以  
正民爲鄂州徙知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以謀反  
誅而遷其餘不反者數百人於廬士方自疑不安一  
日有竊入府舍將爲不利者公笑曰此必醉耳貸而

流之盡以其餘給左右使令且以守倉庫人爲公懼  
公益親信之士皆指心誓爲公死提點刑獄江東又  
移河北入爲開封府判官改判三司戶部勾院又兼  
開拆司榮州煮鹽凡十八井歲久澹竭而有司責  
課如初民破產籍沒者三百一十五家公爲言還其  
所籍歲蠲三十餘萬斤三司簿書不治其滯留者自  
天禧以來未帳六百有四明道以來生事二百一十  
二萬公日夜課吏凡九月而去其三之二會接伴契  
丹使還自請補外乃以爲京西轉運使石塘河役兵  
叛其首周元自稱周大王震動汝洛間公聞之即日

輕騎出按吏請以兵從公不許賊見公輕出意色聞  
和不能測則相與列訴道周公徐問其所苦命一老  
兵押之曰以是付葉縣聽吾命既至今日汝已自首  
皆無罪然必有首謀者衆不敢隱乃斬元以徇而流  
軍校一人其餘悉遣赴役如初遷京東轉運使維州  
參軍王康赴官道博平博平大猾有號截道虎者歐  
康及其女幾死吏不敢問博平隸河北公移捕甚急  
卒流之海島而劾吏故縱坐免者數人山東群盜爲  
之屏息徐州守陳昭素以酷聞民不堪命他使者不  
敢按公發其事徐人至今德之移知鳳翔倉粟支十

二年主者以腐敗爲憂歲饑公發十二萬石以貸有  
司憂恐公以身任之是歲大熟以新易陳官民皆便  
之于闐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略使以客禮享之使者  
驕甚留月餘壞傳舍什物無數其徒入市掠飲食人  
戶晝閉公聞之謂其僚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虜  
人初不敢動矣况此小國乎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  
虜不敢動矣况此小國乎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  
曰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還  
使者亦素聞公威名至則羅拜庭下公命坐兩廊飲  
食之護出諸境無一人譁者始州郡以酒相餉例皆

私有之而法不可公以遺游士之貧者既而曰此亦  
私也以家財償之且上書自劾求去不巳坐是分司  
西京未幾致仕卒享年六十四仕至太常少卿贈工  
部侍郎娶程氏子四人忱今爲度支郎中恪卒於滑  
州推官恂今爲大理寺丞恪未仕公善著書尤長於  
易有集十卷制器尚象論十二篇辨鉤隱圖五十四  
篇爲人清勁寡欲長不逾中人面瘦黑目光如水平  
生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貴人皆嚴憚之見義勇發不  
計禍福必極其志而後已所至姦民猾吏易心改行  
不改者必誅然實出於仁恕故嚴而不殘以教學養

士爲急輕財好施篤於恩義少與蜀人宋輔游輔卒  
於京師母老子少公養其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孤端  
平使與諸子游學卒與忱同登進士第當蔭補子弟  
輒先其族人卒不及其子恪公於軾之 先君子爲  
丈人行而軾官於鳳翔實從公二年方是時年少氣  
盛愚不更事屢與公爭議至形於言色已而悔之竊  
嘗以爲古之遺直而恨其不甚用無大功名獨當時  
士大夫能言其所爲公沒十有四年故人長老日以  
衰少恐遂就湮沒欲私記其行事而恨不能詳得范  
景仁所爲公墓誌又以所聞見補之爲公傳軾平生

不爲行狀墓碑而獨爲此文後有君子得以考覽焉  
贊曰聞之諸公長者陳公弼面目嚴冷語言確訥好  
面折人士大夫相與燕游聞公弼至則語笑寡味飲  
酒不樂坐人稍稍引去其天資如此然所立有絕人  
者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淮南  
王謀反論公孫丞相若發蒙耳所憚獨汲黯使公弼  
端委立於朝其威折衝於千里之外矣

方山子傳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間里  
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

不遇曉乃遷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  
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  
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  
方山子余適居于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  
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  
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荅仰而笑呼余宿其家  
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饗然異  
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劔用財如糞土前十有  
九年余在岐下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  
起于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

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  
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  
哉然方山子世有勲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  
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  
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  
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  
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東坡集卷第三十三

蘇軾

蘇軾

